

## 平凉市崆峒区法轮功学员 窦雪琴被骚扰的经过

【明慧网】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白水乡万沟村窦雪琴，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修炼了二十二年，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下是她被骚扰的经过。

2021年7月20日那天中午3点钟，公安局来了三个警察，两男一女，把我拉到医院检查身体，也没查出什么病，又把我拉到公安局地下监狱，不让睡觉坐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写假材料强逼我签字、按手印，我拒绝没做。下午他们又把我拉到拘留所关了十天。我当地白水派出所来人又加了五天。他们写了假材料强逼拉住我的手硬按，我实在拧不过他们，他们说为什么不跳广场舞，我说我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

到了十五天满了把我放回家。刚到家三四天公安局有人打电话要我写保证书，说写了对他们好对我家也好。我拒绝不见他，我也不写保证书，不听他们的话，听我师父的话，我要好好修炼。◇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有50多万人。1000多个炼功点遍布300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 甘肃省兰州市高锋22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高锋，男，一九九五年就职于兰州国营中兴电子仪器厂，从事长期驻外销售工作。同年初，高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高锋长期顽固的气管炎、胃病疼痛等不翼而飞，戒除了脾气暴躁、酗酒、好打麻将等众多的恶习。在工作、生活中，高锋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不计较名利。他长期在外销售，受到外地众多客户和其它单位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及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镇压中，象高峰这样以真、善、忍为指导，修心向善的好人，却屡次遭受严酷的迫害。

### 一、进京上访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要求还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法轮功学员修炼的合法环境，高锋从驻外石家庄办事处向领导请假后去北京上访。七月二十一日，几万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羁押在北京市丰台体育场，直至傍晚。

高锋因不配合上大客车，被转运走，遭到几十名警察的暴力毒打，眼镜被踏碎，右脸部被打肿，浑身多出受损伤。七月二十二日，高锋继续上访，又被非法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单位大会堂一天。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高锋乘K44次列车去北京上班。中途，乘警以开“两会”为借口，在非法截访查票时，发现高锋在看《转法轮》，乘警野蛮的夺走了书，气势嚣张的将高锋强行非法拘留，并移交给下一站的当地铁路派出所，后又被移交给内蒙古集宁市公安局。高锋被劫送到集宁市戒毒所。同时被非法拘留的还有从兰州市办理户

口关系而返京的法轮功学员曹东。

### 二、在戒毒所遭受的迫害

在集宁市戒毒所里，高锋和曹东遭到吸毒人员共计十一次的暴力殴打。被踢小腿下跪；耳门揍拳；当胸飞脚踢等。曹东被打的呕吐不止、喘不过气来；高锋的右耳被打的好几天后才恢复听力。因在戒毒所公开炼功，高锋还遭到警察高林拿牢房钥匙殴打和辱骂。

他们还被强迫劳动，给吸毒犯们倒马桶，包括给女吸毒人员也倒过马桶；强迫打扫牢房、院落卫生；铲扫厕所内外的脏冰；给田里运送大粪、砍树、掏根等。而每天的伙食没有任何菜，早晚各一个二两的粗粮馒头、一碗开水。一个馒头要扣四元钱。高锋和曹东每日被扣伙食费各八元。他们共被非法关押了22天，带的大法书籍全被扣留，另外扣了约352元钱作为在戒毒所里每日的生活费，没给任何扣生活费的单据。

### 三、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高锋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幢楼房内一齐读大法经书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丰台区等多个部门的几十个公安、便衣、居委会联手绑架。

公安在非法审讯时，暴力殴打高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用鞋底、晾衣架、手铐等满头满脸的打，揪着头发往墙上撞。

当夜，高锋被非法关押到海淀看守所。海淀看守所103室的警察李军和另一男一女年轻人，连续三周白天、夜间不间断的对高锋进行非法提审，不让他睡觉，严刑逼供，诱供。用电棍不断电击高锋全身敏感部位（包括生殖器、脚心等处），多处被电焦流（见下页）

(接上页) 脓水。

#### 四、在北京大兴县遣送处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过年后，高峰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转至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北京丰台区法院对高峰非法判刑四年。开庭时，江泽民和中共邪党控制的法院公然违法：如违法限制时间，不许申诉超过三分钟，常被庭长无理打断，不许自由诉讼，也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等等。

二零零一年五月，高峰被劫送至北京大兴县外地罪犯遣送处监狱的六大队里。在那里，被他们强制检查身体、抽血化验。一个警察用电棍迫使高峰等人都蹲下低头。

监室牢头等强迫高峰参加奴役劳动，整理线团、串手提袋子、剥筷子等。

犯人牢头们说有四十多种方法来迫害高峰，每晚用几种花样。高峰的眼睛上、脸上被涂满了清凉油；被用一尺长的特制棒打全身骨节；用手掌打腮帮等。囚犯一边，打一边唱歌，在耳朵边大声的吼叫；狱警在监控室里监视犯人迫害高峰。后高峰又被强制到医院打输液等迫害。最后，在遣送回兰州监狱时，段姓警察阴恶的传达江泽民的话：说三个月“转化”所有的法轮功。高峰回答说：“你们永远也转化不了的。”

#### 五、在甘肃省兰州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高峰和曹东从北京被一起遣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入监中队。被强迫劳动、政治洗脑。

在邪恶的迫害中，监狱诽谤大法、排演诬蔑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的节目，组织强迫所有的囚犯必须抄写诽谤大法的政治学习资料。利用警察和犯人给高峰开过严酷的洗脑思想批斗会；被长期罚坐小凳；不让睡觉；不让和别人说话；迫使参加政治洗脑学习；强迫劳动；参加军训；扫院子、扫小厕所；打水、挖土方、拣瓜子。

每天早晨要被强迫倒、洗号室



马桶，擦门和自己睡的床；周末还要擦玻璃；在厂房打扫过车间内外卫生，每天给几百条出口海关的正林瓜子麻袋印“AAA 王”标志；帮犯人记录犯人进出厂房情况，给新来的囚犯用毛笔写姓名等等；同时每天还逼着上大小课；迫使多次参加心理测试；诱骗写思想汇报。

因高峰多次公开炼功，入监队警察苏东海、赵彦中、刘秉成、王长林、岳建忠等参与多次把高峰的双手靠起来，吊在单杠上，脚尖几乎挨不着地。一吊就是近一个小时，高峰被吊得几乎晕过去。第一次被吊了一个下午，小便都失禁了；还被多次铐在双杠上、电线杆上“抱杆”，或罚站，长期手铐不取下来。

杨东成为江泽民迫害指令下的兰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警察，何丛山成为兰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囚犯。杨东还威胁曹东和高峰：“我们早就备好了各种方案，手铐、脚镣、电棒、禁闭室，也不怕你们绝食，医务所的管子、钳子等都备好了。”队长刘秉成等训斥曹东和高峰，说什么国家花巨资把你们培养成了大学生，你们反过来还跟政府作对，自不量力，这里是监狱。指导员王长林还不准他俩申诉，说到外面出去再申诉去。

为了反迫害，高峰与曹东开始一起绝食、绝水抗议。到第五天时，狱方把曹东送到了甘肃省平凉监狱关押迫害。高峰则被狱警和医务所所长鲁超华等多名人员及囚犯，经常按在一张靠背椅上强迫灌食：有按头的、按肩的、按胳膊的、按压腿的、捏嘴的、拿管子插管的等，进行灌食迫害。高峰并被强制抽血化验，肉体和精神遭到了极度的摧残。

高峰被灌食造成了身体内脏损伤很严重，呕吐、恶心、鼻子肿

大、流血痂、嗓子胀痛、有异物感、胸闷背胀。胃因痉挛摩擦经常疼，灌的食物常返酸水，口中气味极臭。气管和食道常火烧似的难受，腹部经常刺疼。胃里面奇痒、内似有动物抓揪、撕咬。小腹肚脐眼部位常呈放射状刺痛，同时胸部内脏器官有压抑、恐惧和心慌的感觉，头部也常胀痛……每天都在极度的身体和精神痛苦中煎熬。

后来换为输液，高峰被注射了许多各类不明药物。由于长期打吊针，受药物的迫害，输液都找不到血管了。监护高峰的囚犯之一董树成，对一个新入监打吊针的有病犯人说：“炼法轮功的高峰被打的吊针够你一辈子打的了。”

#### 六、在兰州监狱第二监区继续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高峰被下放到兰州监狱第二监区。由于恶犯受到狱警的指示，经常对高峰严密监视、汇报、干扰炼功、多次被陷害举报。三号室的恶犯戴建龙，某某这两囚犯就因为常干这种举报勾当而获减刑。

恶警李生勇常来逼高峰要背监规，要“转化”，要看侮辱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等。在教导员王维红、侦察科的狱警刘永胜等一同陷害下，把高峰以不背监规、不“转化”、还炼功为由，关禁闭戴军铐18天。高峰绝食抗议，遭到狱警以及囚犯许军等野蛮的灌食、威胁、谩骂、罚站、训操等。

解除禁闭后，为继续监视迫害，二监区悄悄分派几十个犯人在不同场合监视、汇报。教导员王维红、刘润云等还不让高峰写申诉，把草稿本收走。不让写信，不让与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半年没让高峰见家人，不让下楼，后来还强迫劳动半月，并多次搜查床铺，抢走高峰默写的经文。

#### 七、监狱四年期满又被直接关洗脑班迫害

#### 八、高峰四处打工再遭绑架

#### 九、被开除公职遭经济迫害

#### 十、迫害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方面 (节选) ◇